

輔仁學誌第十五卷一二合期抽印本 三十六年十二月

侯雲新

全謝山與胡稚威

柴德賡

全謝山與胡稚威

柴德賡



鄆縣全謝山祖望，與山陰胡稚威天游，生則並時，地則同省，乾隆丙辰又同舉博學鴻詞，宜相識，惟結埼亭集與石
箭山房集，均不見二人有文酒往還之跡。謝山公車徵士小錄自跋云：

得薦者二百六十七人，諸公雖或來或否，而予及與通綰紆之歡者，幾十之八，其有予所不盡知，或雖交而不能
得其年齒世系之詳者，則附見於後。

今核其錄中人數，凡百零二人，附錄七十九人，均不見胡天游之名，是可怪也。及讀結埼亭集二十張南澹菴志云：
浙有妄男子者，客京師，其文皆造險語奇字以欺人，而中實索然無所有，或問之，則取漢唐以來之亡書對，曰
是出某本，賦詩則以用盡韻部之字爲工。方余在京師時，力爲人言其謬，故妄男子最恨予。及予歸，妄男子始
猖狂，而吾友中好奇者亦多爲所盡，莫之正。南澹入京師，見而唾曰，嘻，是不足爲樊紹述剽襲作興臺，何其
無忌憚一至此也。會妄男子正說經，南澹投以帖子，詰其經義數十條，妄男子噤不能答，遷延避去。

此文妄男子凡五見，謂其造險語奇字，學樊宗師之文，殆指胡稚威言之。朱仕瑛梅崖居士文集三方天游傳：

方天游，本姓胡，於文工四六偶儷，得唐燕許二公之遺，詩亦雄健有氣，其古文自言學韓愈，澁險處時似唐劉
蛻元元明善，非其至也，然自喜特甚。

MG
K820.29
7

小倉山房集十四胡稚威哀辭云：

稚威所爲文，絕涯淡，窮躋攀而爲之，好爲魁紀公家數，險巇峭竅，觔構不侔，如摩落佞鼓，靜妥堯樂，如古冢簡，荒厓碣，得認一字，翠愴相揉而覆。

隨園詩話一云：

稚威以曠代才，受知於大宗伯任晉谷先生，其待之之厚，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，館於其家，八月五日，宗伯指庭前葡萄曰，彼實乘乘矣，若能以儕淮陰韻刻其狀，當令某伶進酒爲歡，稚威刻燭二寸，成四十韻，一時傳誦。

觀朱袁二家所述，稚威詩文遜才氣，好奇古，妄男子非稚威莫屬矣。謝山雍正十年舉順天鄉試，乾隆元年成進士，二年九月始出都。稚威乾隆元年入都，十三年二月赴山西，次年七月回京，十八年赴蒲州。南澗齋燹，其入京年月不詳，惟謝山撰墓志云：「甲子，王侍郎晉川見其對策奇之，置之副車，丁卯竟薦之」。甲子乾隆九年，丁卯十二年。其卒也，鮎埼亭集墓志僅云年四十七，讀史舉正卷首附載墓志則云：「生康熙乙酉閏四月二十五日，卒乾隆庚午九月二十五日，年四十六」。乙酉康熙四十四年，庚午乾隆十五年，則作四十六者是也。假定南澗自乾隆九年至京，直至十五年均留京，則與稚威同處京師之日長。謝山之與稚威，相處不滿兩年，而所以摺斥之者，如此其甚焉，是必有故，略考其事，蓋有二因。

一曰稚威譏評方苞李紱，爲謝山所不許。方天游傳云：

時桐城方苞爲古文，有重名，天游力詆之，前人如王士禛朱彝尊詩文，徧摭其疵病，無完者，士大夫皆重其才

而忌其口。

張維屏松軒隨筆云：

稚威先生自言，所作當在儲畫山方望溪李穆堂三人之上，先生生平，駢體文最長，而三人所長，不在駢體，先生必舉而相較者，蓋以三人：一江蘇，一安徽，一江西，皆同時負文學重名，故欲駕而上之，其平日負氣不肯下人，即此可見。

畫山儲方慶，與謝山無關。望溪一代文宗，謝山初入京時，方二十六歲，上書望溪論喪禮或問，望溪大異之，由是聲譽鵲起。乾隆十二年謝山至金陵謁望溪，呈詩有廿年荷陶鑄之句，其與望溪恩誼之深可知。稚威雖才高一時，初入京師，乃欲陵望溪而上之，自足招尤。况稚威舉主爲任蘭枝，任時爲禮部尙書，與望溪不協，任兆麟有竹居集十禮部尙書任公神道碑云：

有山東人自稱孔子母施氏後，列於官，侍郎方苞爲請於朝，上令廷臣議，有謂事屬先師母，即疑似猶當予封，公獨據韓敕史晨碑水經注駁之。

齊次風召南寶綸堂文鈔六，禮部再駁請祀啓聖王元配施氏議有云：

今方苞奏據索隱所引家語，以駁史記之非，又引雜書之祖庭廣記，以證索隱所引家語之確，欲一旦以有無不可知之施氏，躋聖母顏氏之右，臣等竊以爲史尙闕文，禮重變古，謹以方苞所奏之謬，爲我皇上陳之。

又云：

據方苞原稿云：「請勅國學及天下郡縣學啓聖祠皆建施氏主」，方苞出身膠庠，並不知學宮啓聖祠，向來神牌

，不及學母，其於耳目習聞習見之典禮，漫不經心，而欲以一時淺見，輕議數千年世守之祀，決其疑而訂其舛乎。

此齊次風代任蘭枝所撰疏，攻擊望溪，可謂毫不留情矣。次風亦任蘭枝所舉，與稚威同寓任京邸中，一室之間，臭味相投，則稚威之詆訶望溪，亦自然之勢也。鮎琦亭集十七桐城方公神道碑云：

凡公有疏下部，九列皆合口梗之，雖以隴州湯文正公，天下之人皆以爲常從祀者，以其議出於公，必阻之。而前此力扼隴州從祀之尙書，垂死悔恨，自以爲疚心。

此尙書蔣學鏞以爲桐城張廷璐，平步青鮎琦亭集對讀謂乾隆二年禮書乃任蘭枝，非張廷璐，平說是也。方公神道碑又云：

其在京師，後進之士，挾溫卷以求見者，戶外之履，昕夕恒滿。公必扣以所治何經，所得何說，所學者誰氏之文，蓋有虛名甚盛，而答問之下，舌橋口噤，汗流盈頰，不能對一詞者，公輒愀然不樂，戒其徒事馳騫。故不特同列惡公，即館閣年少，以及場屋之徒，多不得志於公，百口謗之，是則古道所以不行於今日也。

謝山於望溪維護甚力，凡譏評望溪者，謝山必痛惡之，其於稚威之無好感，亦理所當然也。

至於李穆堂，則謝山一生學術淵源所自，謝山舉順天鄉試，年二十八，穆堂即以深寧東菴相許，此豈尋常知己之感。董秉純謝山年譜云：

時大科諸公尙未盡集，李公以問先生，爲奏記四十餘人，各列所長，李公嘆曰，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，君亦奚慚韓退之哉。其後四十餘人者，李公多展轉道地，登之啓事。同時詞科舉主，以臨川靈阜爲眉目，士之欲見

二公者，率藉先生道引，於是應召二百餘人，多半與先生通編紵，先生因得盡其人之文章學術。

當時方李學問地位之尊如彼，謝山與方李關係之深如此，而稚威輕易詆毀，謝山安得不憤然而起，鳴鼓而攻，故公車徵士錄屏稚威之名而弗書，張南漪慕志斥爲妄男子。最可笑者，張維屏謂儲方李爲江蘇安徽江西人，稚威欲以浙江人壓倒之，不意反對稚威最力者，亦一浙江人也。蔣學鏞禱庵存稿二書全謝山先生年譜後云：

丙辰成進士，與張相國子爲同譜，相國命其子招致，固謝不往，相國方與李閣學穆堂方侍郎靈皋交惡，而先生於二公極歡，次年散館，左遷，汪尙書於朝房語人曰，今日方李二人必大不樂，或問之，相國曰，是固具體而微之方李也。

以謝山爲具體而微之方李，故黜之，此亦黨爭之一端，然足以證明吾說矣，汪尙書謝山撰李穆堂神道碑作徐相國，蓋即徐本也。

二曰稚威聲望過盛，同時人譽之過情，爲謝山所不喜。方天游傳云：

湖北萬御史年茂目爲浙江一人。

萬年茂，湖北黃岡人，乾隆元年進士，不知其學果何如也，然何足以輕量天下士。是時浙江被徵者六十八人，績學之士，如厲經厲鶚杭世駿齊召南及謝山等，家懷珠玉，互稱雄長，萬年茂僅知一胡天游，便目爲浙江一人，則置諸君於何地。夫譽同時之人，必當其分，庶受之者無愧，聞之者心折。若標榜逾恒，抑揚太過，則旁觀冷笑，譏訕隨之，今古人情，均不能免於此弊，不獨萬年茂也。然萬年茂之言，何足以招謝山之怒，杭大宗之於謝山，早年同學至友也，詞科掌錄卷一第一人即胡天游，譽之云：

漢耀高翔，才名爲詞科第一，所作文種廟銘等，皆天下奇作，使李文饒權載之執筆，不能過也。

大宗亦詞章之士，傾倒雅威，乃至如此，謝山公車徵士錄抑之，大宗詞科掌錄揚之，針鋒相對，其故可深長思矣。

掌錄卷二厲鴞篇亦云：

是科徵士中，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，太鴻之詩，雅威之古文，紹衣之考證，求之近代，罕有倫比。紹衣丙辰先成進士，改庶常，例不當試，後以散館出外，雅威以疾，太鴻以違式，皆不得在詞館，豈非命哉。

厲太鴻之詩，人無間言，雅威本以駢文名，謝山則有志於古文者，今大宗乃稱雅威之古文，而畀謝山以考據，固謝山所不滿。况謝山素惡雅威，今乃與其鼎足，此謝山引以爲奇恥大辱者，無怪有吾友爲所盡之嘆也。詞科掌錄不列謝山，僅餘話載其五六爲天地之中賦而已，若以謝山不與考試而外之，則錄中固多有不與考者，是亦不可解也。人固有初不相知而終成知己者，謝山於萬循初是也，亦有初爲知己而終成間隙者，謝山於杭大宗是也。櫻菴存稿一和盧月船詩注，言一編修撰謝山先生集序，頗有譏諷，又云先生手稿五十卷，亦爲一故人沉匿，皆指杭大宗言之。徐時棟煙燠樓文集十六記杭墓浦篇，謂墓浦賣死友，可謂有文無行之小人云。其事之有無，理之曲直，固當別論，然全杭交遊不終，雖晚年事，而其因未嘗不種於二十年前，吁可畏也。

鮑琦亭集二十萬循初墓誌云：

循初應詞科之薦，年甫冠，時人盛稱其詩，然余不過以詞章之士目之。又十年，遇齊次風於滄上，次風爲予言循初學精進，近人未見其比，予始心重之，然終未知其底裡也。今年循初卒，惋歎累日，乃取其遺書觀之，嘆曰，是今世之學者也，其穿穴六藝，排比百家，如肉貫串，而尤卓然獨絕者，則周髀之學也。蓋予今而後知循

初也，詞章之士云乎哉。

循初萬光泰，卒於乾隆十五年，年三十九，謝山於識之十五年後始能知其人。謝山之識稚威，與循初同，循初之卒，又與南澹同歲，何謝山於稚威之不相諒，終無可解。謝山論稚威之學，中無所有，謂南澹語以經義而不能答，稚威才廣學疏，本不以考據見長，昔閻潛丘於汪君文孝天生，亦譏其杜撰典故，記誦偶誤，未足深責，然稚威乾隆十六年且以經學被薦矣。方天游傳云：

天游居京師十餘年，名日以盛，忌日以深，歲辛未。舉經明行修，卒爲忌者中傷而罷。

袁枚撰哀辭云：

十六年，再薦經學，有一品官忌之，爲蜚語聞，上御正殿，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，衆未對，大學士史公貽直奏胡天游宿學有名，上曰，得毋奔競否，史免冠搖首曰，以臣所聞，太剛太自愛，上默然，自後薦舉無敢復

言稚威者。

稚威入京師後，被扼者十六年，幸蒙舉薦，又爲忌者所中，忌之者何人，阮葵生茶餘客語九云：

辛未，各省薦舉經學深粹之士，浙江胡天游江南蔡寅斗亦在選中，而胡名尤重，舉主凡七人。宣城梅大錯奏二

人久居京師，聲氣廣播，恐非真才，遂不被恩命，然胡爲詞章之雄，蔡不過時文著名而已。

茶餘客語予所據爲小方壺齋二十二卷本，珠塵本作宣城梅文穆毀成，末二句作胡終於副榜，蔡壬申縊於號舍，本不同，梅文穆是時正官左都御史，故袁枚謂之一品官。稚威一薦鴻博，敗於鼻劍，再薦經學，又爲梅氏所阻，真命之薄矣。其子元琢撰年譜，謂引見時，左都御史梅公毀成但稱府君詞章，遂不得召見云。忌者之口，至使子孫不

敢怨恨，亦可哀已。文穆祖孫與望溪交厚，且係同鄉，望溪卒於乾隆十四年，越二年稚威竟爲梅氏所阻，恩怨中人
之深如此。

因念謝山丙辰不得與試，亦爲人所忌，南澹屢困場屋，久留京師，未及與辛未經學之召，遂死暴疾，三人皆受人壓
迫者，何爲相厄如是。大抵身受壓迫，則悲憤填膺，嫉俗恨世，一旦壓迫他人，則得意而不自覺，此人之情也。然
謝山於科第究屬先達，以年壽論，南澹四十六，謝山卒乾隆二十年，五十一，稚威卒二十二年，六十二。以學術地
位論，謝山自是一代作家之首選，歷久彌光，南澹說史舉正分量不多，而爲學人所不廢，稚威石筍山房集亦卓然足
以自立。齊次風於稚威身後爲作集序云：

藝者詞科之役，海內徵士二百餘人，畢集京師，才學各有專長，而言詩文工且敏，磊落擅奇才，下筆驚人，矯
挺縱橫，不屑屑蹈常襲故，雄聲瓌偉，足與古作者抗力，必首推山陰胡稚威。

此蓋推論定也，稚威可以矚目矣。夫升沈有定，人貴自立，性不相近，何可強同，喜則舉之上天，怒則按之入地，
悠悠人間，類有此事，曹子桓所謂文人相輕，自古已然。李穆堂之於方望溪，亦頗有間言，穆堂別稿三十七與方侍
郎論所評韓文書，三九書方靈舉會祖墓銘後，於望溪文字，多致不滿。謝山結琦亭集二十八萬貞文先生傳後云：

方侍郎謂先生卒於浙東，則是侍郎身在京師，乃不知先生之卒於王尚書史局中，而曰欲弔之而無由，其言大可
怪。侍郎生平於人之里居世系，多不留心，自以爲史遷退之適傳皆如此，乃大疎忽處也。又謂先生與梅定九同
時，而惜先生不如定九，得遊日月之光，以爲泯沒，則尤大謬。

可見謝山亦未嘗不批評望溪，季野之卒，望溪實不在京師也。結琦亭集外編八張孺人神話云：

孺人嘗以予性伉直，恐不容於時，多因事相規切。戊申之夏，予患齒痛甚劇，孺人笑曰：是非雖黃人物之報耶；予賦長句一章解嘲，孺人和之。

謝山自言好雖黃人物，自是個性如是，雅威亦好雖黃人物者，宜其冰炭之不相容也。嘗見剛松書屋藏乾隆二年丁巳沈冠雲彤之父真崖先生八十壽冊，題詞者凡二十家。首爲方望溪，中有胡稚威，末爲謝山所書送沈冠雲南歸序，足見當時諸公未嘗不相見，而不知文酒之中，實有戈矛。予觀題名二十人中，除三先生及汪由敦外，知名之士，亦不多見，然在當時，固地醜德齊，肩差雁行之人也；二百年後，泯沒難省，不禁喟然生歎。益信君子患所以立，求其在已，不託飛馳之勢，不假良史之辭，姓名自足傳後，是則可尚也。若夫標榜聲氣，日患人之不我知，或日伺他人之過失，欲乘間抵隙，推排異己，此又心勞日緇，爲古人所笑者矣。

丁亥九月十三日寫於青峰草堂

跋邵魯念年譜

柴德庚

邵念魯廷采著思復堂集東南紀事等，清初名不甚顯，全謝山且譏爲學究，惟章實齋與念魯從孫二雲善，極力表揚之。光緒末，實齋之學漸行，念魯之名亦著，梁任公

先生於實齋所好好之，故推崇尤力。民國十七年，姚君名達因撰念魯年譜，商務印書館列入中國史學叢書。今觀此譜，頗多可議，書經再版，仍未更正，特著其淺顯

者數事於后。

一、黃梨洲卒於康熙三十四年，譜列三十三年，云「據念魯撰遺獻黃文孝先生傳」，傳固作三十四年也。

萬季野生崇禎十一年戊寅，卒康熙四十一年壬午，年六十五。譜云：「順治五年六歲，卒康熙四十一年，年六十，據黃百家錢大昕撰誌傳」。誤信錢傳，不足怪，果見黃百家撰墓誌，則誌明云「季野康熙壬午卒，年六十五」也。

二、念魯撰萬斯大傳云：「張蒼水死，藁葬荒山，復鑿金，兆南屏，作之封樹」。譜改作「鑿金百兩，屏作之封樹」，不知南屏乃山名。又談遷傳，念魯原文謂神憲實錄載筆者，「皆宦逆奄之舍人」，姚君改爲「宦逆奄舍之人」，並注「原誤作之舍」，不知史記闡相如傳：「相如爲宦者令繆賢舍人」，自有所本。

三、年譜附錄云：「念魯所作傳記，極盡文章之能事，梁任公先生推爲中國第一（親對我說），實非諛辭

」。中國第一，談何容易，任公不當爲此言，即或有之，不過隨口稱道，播之文字，便覺可笑。

四、譜中涉及呂晚村事蹟，所引乃「據中國人名大辭典」。譜後言「錢大昕稱章學誠爲先生後世桓譚」，注云：「忘其出處待查」。按此乃邵二雲之言，見資齋撰郡與桐別傳後，與竹汀何涉，輕易引證，又不考本原，治史者當如是乎。

五、思復堂集十擬徵啓禎遺書謝表有云：「晉書經瀛洲之十八士而始成，宋史費歐陽之百萬言而尤難」。姚君引至宋史下作「？號」，又附「商榷」云：「篇內宋史二字當係唐書或新五代史之訛，歐陽未嘗作宋史也」。既稱爲中國史學叢書，乃不知歐陽修之外，尙有一修宋史之歐陽圭齋，復何言哉。

顏氏家訓云：「學爲文章，先謀親友，得其評裁，然後出手」。世人輕言著述，師心自任，其弊正在無親友爲之糾正耳，讀此譜而益信。

